

裨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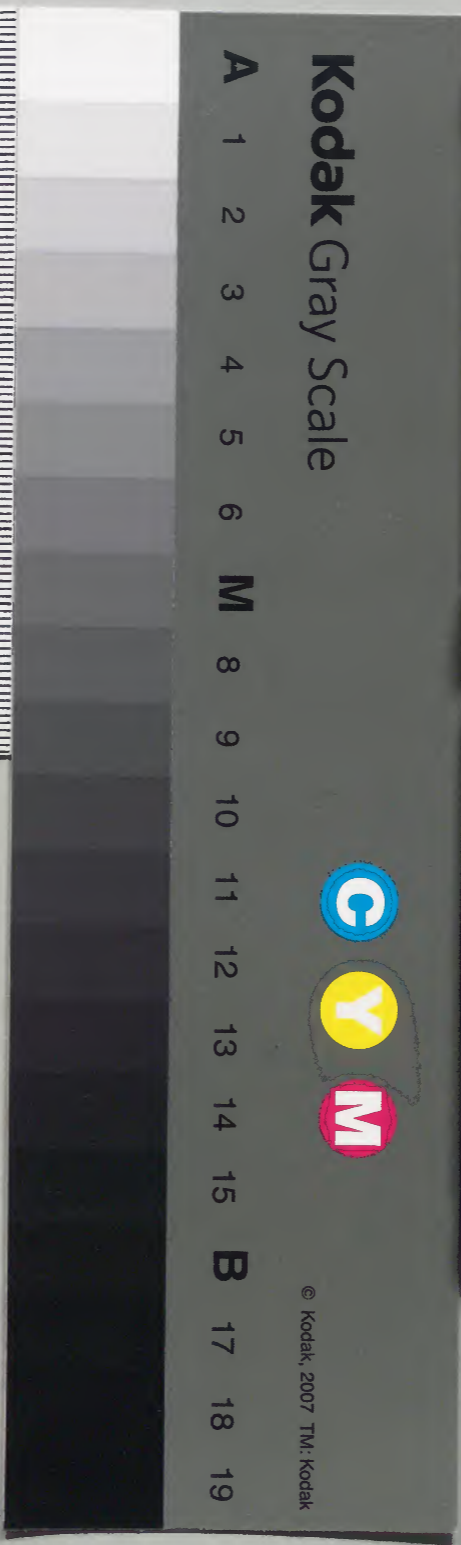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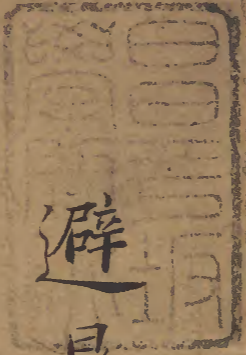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一	五	七	
一	四	一		
〇	三	一		
〇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漢
七	〇	七	書
函	冊	號	類
一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30)	
函號	370	44	

畫壇錄

避暑錄話 下二





閣所曝碑冊見李崑所作張東之碑讀之偶終篇五
 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
 非幽求輩險譎貪權偶能濟事者比其間相彥範
 與東之尤奇材可與姚崇相先後蓋皆本於學術
 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不能自免於禍亦
 坐書生習氣仁而不能斷也幽求能勸彥範誅三
 患非有以過二人正以其一於前無所顧避爾東
 之彥範既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豈不哀哉然天
 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勢必不能兩立若以東之彥

範之材而輔之幽求之決豈特卒保其身安得更
有景龍事乎世言廢幽求等坐姚崇不喜非崇不
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兒誦詩多有心
爲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
一篇初不知誰作大觀間三館曝書昭文庫壁間
有弊篋置書數十冊蠹爛幾不可讀發其一曰玉
堂新集載此篇乃幽求詠懷作也豈非遷杭柳州
刺史時耶然幽求豈是安田園者姑懟而云爾
故事制科必先用從官二人舉上其所爲文五十篇

考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得召者不過三之一
惟歐陽文忠公爲學士時所薦皆天下名士無有
不在高選者蘇子瞻兄弟李中書邦直孫翰林巨
源是也世遂稱歐陽善舉賢良程試旣不過策論
故所上文亦以策論中半然多未免猶爲場屋文
辭惟孫巨源直指當世弊事列其條目援據祖宗
源流本末質以故事反覆論說皆可施行無一辭
虛說韓魏公一見曰慟哭泣涕論天下事其今之
賈誼乎時方爲於潛縣令會以期喪不及試免喪

魏公猶當國卽用爲崇文館編校書籍遂見進用
不復更外任蓋猶愈於正登科也

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
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與外大父晁公善
尤愛其詩先君嘗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於晁公
字畫亦清麗以爲珍玩吳志孫權征合肥爲魏將
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板徹丈餘超度得免
故以名橋今在廬州境中詩本後亡去略追記之
附于此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吞

魏王惟吳王建旗敢到新城傍霸王心當萬夫敵
麾下倉皇無羽翼塗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間不
容息馬犇津橋橋半撤洶洶有聲如地裂蛟怒橫
飛秋水空鷲驚徑度秋雲缺奮迅金羈汗霑臆濟
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報主時平日主君須愛
惜此詩五七歲時先君口授小兒識之

錢塘西湖建康鍾山皆士大夫願游而不獲者仕宦
適至未有不厭足所欲兩郡余皆辱居之在錢塘
十月適虜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望涕泣引首北

過秦論
卷一
向何暇顧其他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建康亦
留半歲正當冬春之間出師待敵寢食且廢鍾山
雖兵火殘破之餘形勢故在六朝遺迹故事班班
猶可數城中但見芑然在側爾而少從先君入峽
瞿塘灩澦高塘白帝城皆天下絕險奇異乃一二
縱觀至今猶歷歷在目晚往來浙東七里瀨金華
三洞諸勝處每至輒留數日非興盡不歸乃知山
林丘壑亦各有分非軒冕者所可常得天固付之
山人野老也

上所好惡固不可不慎况於取士神童本不專在誦
書初亦不以爲常科適有則舉之爾故可因之以
得異材觀元獻不以素所習題自隱文公不以一
賦適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豈有不成大器者乎
大觀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規時好者謬言學
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誦書者爲
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執事者樂聞之凡有以聞
悉命之官以成其說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於苟
得每苦其子弟以爲市此豈復更有人材哉宣和

末余在蔡與許見江外以童子入貢者數輩率以老書生挾二三人持狀立庭下求試與倡優經過而獻藝略等初亦恠抱之使升堂坐定問之乃志在得公厨數十千爲路費爾爲之悵然後或聞有得官者今莫知皆安在理固然也

景修與吾同爲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疑疑皆有

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凄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爲平生得此無幾吾爲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灑然也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叙進苟不違道於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嚶嚶然以不仕爲高若欲棄之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

於欲仕或不得間而入或故爲小異以去因以遲
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而不辭世終不寤也有
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
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入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
曰安有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於
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矣
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給
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椀爾此
豈求不仕者也

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爲著姓元豐間
有名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賓客東林當錢塘
往來之衝故士大夫與游客勝士聞其好事必過
之沈亦應接不倦嘗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風神
超邁與之飲終日不醉薄暮取食餘石榴皮書詩
一絕壁間曰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
白酒釀來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卽長揖出門
越石橋而去追躡之已不見意其爲呂洞賓也當
時名士多和其詩傳於世蘇子瞻爲杭州通判亦

和用韓退之毛穎傳事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雖以紀實意亦有在也

橘極難種吾居山十年凡三種而三槁死其初移栽皆三四尺餘一歲便結實纍然可愛未幾偶歲大寒多雪卽立槁雖厚以苫覆草擁不能救也蓋性極畏寒而吾居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風與平地氣候絕不同山前梅花及桃李等率常先開半月蓋五七之間如此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他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爲

業也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數倍於田橘下之土幾於用篩未嘗少以瓦甃雜之田自種至刈不過一二耘而橘終歲耘無時不使見纖草地必面南爲屬級次第使受日每歲大寒則於上風焚糞壤以溫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

吾居雖略備然材植不甚堅壯度不過可支三十年卽一易人生不能無役閑中種木亦是一適今山之松已多矣地旣皆闢當歲益種松一千桐杉各

三百竹凡見隙地皆植之盡五年而止可更有松
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敞
則伐而新之竹但取其風霜毀折與侵道妨行者
可不外求而足今歲積益與此山竹無慮增數千
竿松杉生不滿三尺者處處有桐子已實伺其墜
多畜之冬春之間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課擇
僕之健而愿者兩人供役吾不爲無事矣然此居
竟何有吾年六十八思預植良材爲後計柳子厚
詩云晚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使子厚

在寧免一笑耶

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僞能不爲僞雖小善亦有可觀
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於僞雖有甚善不特
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怠而自不能掩者吾
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爲大言以掠美牽率
矯厲之行以誇衆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
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爲奴婢窺其後而竊
笑者雖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處固自閨門之內
而賓客之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入吾室而

金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毫
相戾何獨有愧鄉黨里隣尚能厭服汝曹之心哉
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強於外
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非其家人無
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鶩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
所僻未易以一槩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鬪之類此
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
何取於鶩張素正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

而手不知鶩頸有腕法儻在是耶今鶩千百爲群
其間必自有特異者畜牧人皆能辨人卽貴售之
以爲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卽意有所寓因
又賞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
有理

司空國史有傳其大節略已備矣而平生出處每章
奏論事見於謀國者遺落甚多先大父太師兄弟
三人皆以司空廕入官至老不敢忘也吾少時猶
記太師有親書其遺事一卷三十四條今莫知本

安在本院子孫既微大觀末吾嘗從求家集及手
書彙草猶得五六十卷意欲爲論次及作家傳久
之不能成喪亂以來圖籍零落今歲曝書追尋尚
有前日之半喜不自禁稍涼筆研可親終當成此
志亦欲使汝曹知吾門內先此立朝者卓卓如是
非如廼翁猥退無能也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鷄九錫
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
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

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
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
而後世乃因緣換微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
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
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
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
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
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
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行有餘於文者不能

爲也

神仙出没人間不得爲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爲不先求已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耻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疆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

本皆爲仙此復何疑哉

自古夷狄亂華無甚於劉元海其得志無幾而子和卒見弒至聰遂亡曾不及二十年其次安祿山不二年亦弒於慶緒阿保機雖僅免於弒不及反國以帝昶歸元昊稱兵西方十五六年其末弒於佞令哥天之於善惡逆順不可欺如此桀紂爲虐所殺中國之人猶可數計而皆以亡天下紂不免誅死豈有裔夷長驅塗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可爲量數而得令終耶今金賊犯順亦已十年以

天道言之數之一周也其將有祿山元海之變乎
 孟子言烏是何言也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
 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穎漢書記故人見陳涉言
 夥涉之為王耿耿者夥吳楚發語驚大之辭亦見
 於今應邵亦禍音非是此唇音與壞相近公羊記
 州公如曹以齊人語過我為化我今齊人皆以過
 為夫音歐陽文忠記打音本謫耿切而舉世訛為
 丁雅切不知今吳越俚人正以相毆擊為謫耿音
 也

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為分龍日不知其何據前
 此夏雨時行雨之所及必廣自分龍後則有及有
 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
 雲族忽然而作類不過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三二
 里間亦不同或濃雲中見若尾墜地蜿蜒屈伸者
 亦止雨其一方謂之龍掛深山大澤龍蛇所居其
 久而有神宜有受職者固無足怪屋廬林木之間
 時有震擊而出往往有隙穴見其出入之迹或曰
 此龍之懶而匿藏者也佛老書多言龍行雨甚苦

是以有畏而逃以是推之龍之類益不一一雨分
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長貳佐屬其勤惰材不材
為之長者各察而治之耶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
登第唐臣遂罷舉又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
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窻者唐臣也亟就見
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
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
初不為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

即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
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
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
細字小詩一絕云集僊僊客問生涯買得魚舟度
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訖不復
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

山林園圃但多種竹不問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
蕭然竹之類多尤可喜者筍竹益色深而葉密吾
始得此山即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雜衆色有之

意數年後所向皆竹矣戊申巳酉間二浙竹皆結
花而死俗謂之米竹於是吾所植亦槁盡今所存
惟介竹數百竿爾方其初花時老圃輒能識之告
吾亟盡伐去存其根則來歲尚可復生而余終不
忍至已槁而後伐則與其根俱朽矣比雖復補種
而竹種已難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猶更須三五
年始可望其干雲蔽日今日有告余種竹法者但
取大竹善掘其鞭無使殘折從根斷取其三節就
竹林燒其斷處使無泄氣種之一年卽發細筍掘

去勿存次年出筍便可及毋此良有理插柳者燒
其上一頭則抽條倍長鬻牡丹者燒其柄或蠟封
卽不薦蓋一術也當卽試之然種竹須當五六月
雖烈日無害小瘁久之復蘇世言五月十三日爲
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種也杜子美詩云
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余舊用其言每以臘月
種無一竿活者此亦余信書之弊而見事遲也

劉惔盛暑見王導導以腹熨彈碁局云何乃洵惔出
人問王公何如惔曰未見他異唯聞吳語當謂洵

爲冷吳人語也今二浙乃無此語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官用郤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丁仙現自言及見前朝老樂工間有優譚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爲諧謔往往因以達下情故仙現亦時時效之非爲優戲則容貌儼然如士大夫紹聖初修天津橋以右司員外郎賈種民董役種民時以朝服坐道傍持搥親指麾役工見者多非笑一日橋成尚未通行仙現適至素識種民卽訶止之曰吾橋成未有敢過者能打一善譚當使先衆人仙現應聲云好橋好橋卽上馬急趨過種民以爲非譚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譏已也

韓忠憲公罷政事嘗語康公兄弟以馬伏波論少游事云吾已無及汝曹他日能如少游言爲鄉里善

人守墳墓亦足矣康公既葬忠憲許昌仕寔顯一日歸省墓下用王逸少故事期六十卽掛冠歸以終公志爲文自誓元豐末謫守鄧州明年六十乃具述前語求致仕章十上時裕陵眷康公未衰苦留之遣中使喻旨曰先臣有知見卿宜力國事當亦必以爲然康公猶請不已乃就易許昌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得已拜命未幾再入爲相

韓宗武云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

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前諸王將才如伏波不得驕代宗紀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逐其節度張休或疑宮中二字恐誤讀韋倫傳言宦者呂太一則蓋中人爲宮市於嶺南者爾故稱市舶使此詩似爲哥舒晃作太一以廣德二年反晃大曆八年以循州刺史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相去蓋十年自此詩而上至青絲五篇疑皆失其題故但以句首語名之所以讀者多不能遽了魏知古傳復有薦汨水今呂太一在開元間與大曆

亦相反此別一人姓名適同爾

浙東溪水峻急多灘石魚隨水觸石皆死故有溪無魚土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種於江外長不過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爲食如食蠶謂之魚苗一夫可致數千枚投於陂塘不三年長可盈尺但水不廣魚勞而瘠不能如江湖間美也大業雜記載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置苑內海中水邊十餘日卽生其法取魚產子着菰蔣上者刈之曝乾亦此之類但不知旣曝乾安得復生必

別有術今吳中此法不傳而太湖白魚實冠天下也

虎丘山晉王珣故居珣嘗爲吳國內史故與其弟珉皆卜居吳下舊傳宅在城內日華里今景德寺卽是虎丘乃其外第爾珣與珉分東西二宅本在山前後捨爲寺號東西寺今寺乃在山巔下瞰劔池父老以爲會昌寺廢其地歸於民今爲田者猶能指其故處大中寺復乃遷於上則非復珣之舊矣寺之西亦有小院謂之西庵蓋但存其名余大父

故廬與景德寺爲隣自虜入寇景德寺皆焚而虎丘偶獨存其勝槩猶爲吳下第一也

徐復所謂冲晦處士者建州人初亦舉進士京房易世久無通其術者復嘗遇隱士得之而雜以六壬遁甲自筮終身無祿遂罷舉范文正公知蘇州嘗疑夷狄當有變使復占之復爲言西方用師起某年月盛某年月天下當騷然故文正益論邊事及元昊叛無一不驗者仁宗聞而召見問以兵事曰今歲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強君德乃可濟爾

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而歸杭州萬松嶺其故廬也時林和靖尚無恙杭州稱二處士而和靖卒乃得謚與復同時者又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兵而任挾不倫故不顯

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

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爲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爲過而幸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且唐末猶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大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

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爲是言者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余在建康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後持其五代而上告五通援赦書求官縑素雖弊字畫猶如新其最上廣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其初書舊銜趙州刺史次云右可汾州刺史云云然後書告詞先言門下末言王者施行猶今之麻詞也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後低項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云云蕭高宣

中書侍郎闕知制誥王丘奉行此中書省官也再
起項列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臣光庭與
黃門侍郎給事中等言制出如右請奉制付外施
行謹言年月日畫制可者門下省官也再列尚書
左丞相闕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云云璟
侍中云云蓋光庭前銜而不名次列吏部侍郎林
甫彤告某官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年月日下
者尚書省官也璟與林甫彤三名皆親書大如半
掌極奇備蓋裴光庭未廣平李林甫彤當為書彤

中書省官書姓而門下尚書省則不書光庭以兼
吏部尚書故再見於尚書省官而不名蕭嵩裴光
庭學士結銜皆在官下余見唐告多大抵皆吏部
告惟此中書所命如今堂除者故有辭但前不言
勅而言門下為異爾兵興以來先代遺迹存者無
幾可以示後生之樂多聞者也

晏元獻為叅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
先有摘其為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
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澗水見蛙有躍而登木

捕蟬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蝟蛙
賦畧云匿叢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
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
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
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蒂
於中而發於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為能忘

心

趙康靖公初名禮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
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於世因使改名約已而

忽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
弗悟既又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秘書丞通判汝州
趙槩始疑其或喻已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
秘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議者或汝字篆
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既稍顯又夢
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
知制誥趙槩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為學士
禮部王文安公為三司使同會偶為書題名記云
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

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篇書當時諸公間夢事甚詳

劉原甫廷試本爲第一王文安公其舅也爲編排試卷官既拆號見其姓名遂自陳請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編排官無與但以號次第之耳文安猶力辭不已遂升賈直孺爲魁以原甫爲

第三

陸龜蒙作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本無怪生不得地有物遏之而陽氣作於內則憤而爲怪范文正公

初數以言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每月爲恠人文正知之及後復用爲西帥上疏請城京師以備虜曰吾又將恠矣乃書龜蒙贊以遺當權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旣齟齬不得伸辭因乖戾得無如龜蒙之松乎時雖知其諷已訖不能盡用其言

世言遲久有待者曰宿留自漢卽有此語二十八星謂之舍或謂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留作去音古一字而分二義者多以音別之如自食爲食食人

則音伺自飲為飲飲人則音廕之類是矣蓋應留而留則為平音應去而留則為去音逗遛亦同此義

顏魯公真蹟宣和間存者猶可數十本其最著者與郭萊又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蔡明遠帖盧入倉曹帖送劉大真序等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為二人多見其前段

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錢穆甫為如臯今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給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蓋自如臯飛來仍檄如臯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災即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未幾傳至郡下無不絕倒

左氏記晉平公夢黃熊事亦見國語二本皆作熊字韋氏國語注遂以為熊羆之熊杜預於左氏不言

何物世多疑熊當如爾雅鼈三足爲能之能謂傳
寫有衍文據陸德明左氏釋文直以爲能字音奴
來反則固已云爾不知以意刪其文耶或別有據
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通用故賢能之能字書
以爲獸名堅中而彊力則熊也是熊字或爲能能
字或爲熊初未嘗有別熊罷之能能鼈之能二物
共一名各隨其所稱則何必更論衍文正當讀爲
能爾宋喜公兄弟留意小學雖補注國語略能辨
之以正蕭氏之誤然意不盡徹終不免改熊爲能

也

吾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塢隙地作堂其間取遽伯
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趙清獻年五十九聞雷而得
遣自號知非子此真爲伯玉者也今吾無清獻之
聞而遽以名其居姑志其年耶抑將求爲伯玉耶
夫伯玉亦何可求爲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隱凡非
昔之隱凡者也古之人於一隱凡之間猶有所辨
尚何論六十年豈不知其有與物俱遷而獨存者
乎苟知存者之爲是則遷者無物而不非也自是

觀之則吾亦可以少稅駕於此堂矣始吾守蔡州方三十九明年作堂於州治之西廡名之曰不惑吾以為僭然吾有志學焉者也今二十年幸其所願學者未嘗廢亦粗以為不至於顛迷流蕩而喪其本心者雖求為伯玉可也

漢末五斗米道出於張陵今世所謂張天師者也凡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謂之米賊與張角略相同張魯蓋陵之孫然其法本以誠信不欺詐為本而魯為劉焉督義司馬因與別部司馬

張修共擊漢中太守蘇固遂襲殺修而奪其兵惡在其不欺詐耶王逸少父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高勝必非惑於妖妄者其用意故不可知然盧循入會稽其子徽之為太守以入靜室求鬼兵不設備遂為循屠其家亦可見矣近世江浙有事魔喫菜者云其原出於五斗米而誦金剛經其說皆與今佛者之言異故或謂之金剛禪然猶以用字為諱而不敢道也

楊子雲謂嚴君平為蜀莊避武帝之諱也其稱李仲

遷異金言 卷一
无益與君平爲一等人班固作王吉傳序載君平
與鄭子真事甚詳而不及仲元顏師古以三輔決
錄君平名遵子真名樸余讀蜀志秦宓與王商書
論嚴君平李弘立祠事曰李仲元不遭法言今名
必淪又以知仲元蓋名弘但惜其行事不著爾

避暑錄話卷下

畫墁錄卷一

宋張舜民著

明會稽商濬校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明皇八分書爲黃巢所焚摧
剝僅可辨當時日書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徐常
侍謫三山過廟下徘徊旬日察碑之興功不可得
一田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唯而去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
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殮一日大
年曰爾爲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日奈何

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予嘗登大伾倉窖仍存各容數十萬遍冒一山之上
李宓坐據敖倉便謂得計亦井蛙耳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閉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
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
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
馮以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
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鴈出瓮乃亨顯之時也寒食
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

蒲博醉歸卧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
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瓮裏飛出鴈郭祖
素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秉旄
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

馮繼業之父朔方節度使衛王劉伯壽少年不羈其
父暉尹京每旦父趨郡隨馬而出簿佐偵伺父先
入其自課書史從容無闕一旦早至白礬樓下天
未明獨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繼入就坐因相問勞
共茶老人曰少年能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

老人曰少年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聞無一人老人一舉已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人清氣足可以致神僊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躋三品至耄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於嵩陽是時年七十又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予與登封令龐元常杜子春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顧而笑曰三年少乃爾耶袒露髀股示人皆肉皮裹骨毛長數寸扣之有聲光彩爛然足未歇歌所為大曲略數千言響振山谷累夕對榻竟且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國初侯涉木強人也主銓事雷德驥詣部求官擬寧州司理參軍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獄以筆勾退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傳破布單施虎徑中木葉蔽之虎踐履着足不脫則恐微若奮厲便能固半身虎怒頓剉不能去就既剉剝腸皆斷虎身鼻到訥耳鼻中雖盡力無能去之以至頃撲而死開腹腸亦斷俗云蚊子咬殺大蟲本草著八月後

嶰與虎鬪而虎敗骨入虎以此而死非力不贍知有所窮也

臨潼縣驛前有俚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為正使一為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父自陳升卿大怒聞公決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錢不明配流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鳳翔婦與黃冠通姦即姪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至英廟登極赦到宣竟而婦生子髮被面齒滿口余未之信至岐下取案文閱之不謬

許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廣自宋公序開拓遂瀾漫菰蒲魚稻采取不貲於是詩落成多人滿美西南水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蛇居之民不敢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像乃慈光獻法容云

寧州之南二十里棗社以狄梁公兩為寧州刺史民立祠植棗取兩束之義今其民社前一日祭謬為早云

本草著糯米為稻米累朝釋畧數千言無一字言堪

爲酒正如白氏六帖錄禽遺大鵬也

北虜待南 禮數皆約毫末工役皆自幽涿遣發之
帳前人以爲勞樂列三百餘人節奏訛舛舞者更
無回旋止於頓挫伸縮手足而以角抵以倒地爲
負兩人相持終日欲倒不可得又物如小額通蔽
其乳脫若禡露之則兩手覆面而走深以爲耻也
待客則先湯後茶揖則禮恭今人唱喏乃喏也非
揖也比人得之

未洛之役一日喪馬七千匹城下沙燼中大小團茶
可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
旣陷李舜舉以筆摘略數千百字以蠟蠟固之付
有司上之實遺奏也神宗得之不勝悲涕累日是
時胡人雖入月城而未徧左右以馬御之舜舉以
鞭揮擊不肯上馬少頃僵躡人猶見之李復上馬
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在瓮城內然夜黑涕
壽中向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禧不知所歸人
無道者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三五頗符合疑
亦有之

熙寧中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代還過鳳翔自言一任
 二年裁兩次杖罪元豐中河中人劉勃自南京軍
 巡官代還自言一任斷絞刑二百六十有奇斬刑
 六十餘釘髑二十七此一院數也紹聖二年冬予
 至陝府三年七月裁斷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
 二年半凡五服相犯悉具言之可傷生所未見也
 子殺父父殺子各一兄弟相殺妻殺夫者數人
 士人舉止不可不慎也近見陝西一漕使為當塗薦
 終南太平宮道士張景先既前席與之並轎同塗

所在官吏迎送漕使自轎中舉手揖景先亦舉手
 至咸陽為一監官大詬使人捽禡波及漕使竟無
 如之何觀者快之景先後主亳州太清宮黃履守
 亭每走見執弟子禮內寢饋食再拜問遺必百縑
 憑陵郡官狎飲無所不至范彝叟來客將贊名儀
 石南一喏而退觀者又快之

王銑為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
 寒熱修成不知誰家廝居此既而銑尚主不逾年
 身居之政與劉美打銀楊景崇擔土事同

黃巢入長安苦王孝之難僖宗再狩近轂之民爭入
攘寶貨唯幽民取佛至今雖民家充滿其工緻精
采非今人之作也環州有肅宗引駕佛坐像崇丈
餘精彩照人旁視可畏土人云國初欲置之京千
人不能舉每有軍事則守臣致告

唐宮城兩橫街今西京內事也大明宮太極殿與宣
政正衙相重宣政後是第一橫街直紫宸後延英
後第二橫街才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謂
之入門今東京內城一重橫街文德殿正衙與大

慶殿排行殿後卽是橫街仗入而無所屬故未卽
鳴仗皇祐中考求入門故事謂之入門儀以至問
策貢士久之不決一日仁宗因閱長安圖指內次
第翌日喻執政始判然初以謂入門自是一儀也
仁宗慶曆初改錫慶院爲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
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
中孫復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唯小三館祕
門令脫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
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

今乃千數人矣

大禮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一等支賜元符星變自三省樞密院皆乞罷

唐制五品階不着緋三品不着紫今叅知政事宰臣皆着緋也

司馬溫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襲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也

韓玉汝自言爲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識聆其語似齊人坐間序揖後酒到輒盡時酒行無筭盞空則酒來不食頃略已數盃意似醺酣玉汝獨念隣坐不敢不告因戒其少節片時再坐將起滿引任醉無害今萬一爲臺司所糾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賢不看殿上主人奈何不喫不能堪因復曰殿上主人只爲你一箇

祖宗朝內臣出使不得預職事外事責軍令狀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

道旁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寺僧爲拵覆僧曰屢掩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爲人輕檢嘗指其頭曰必戴貂蟬今則髑髏亦不復見矣錢若水暇日在家延一術士戒闔者不得進客既而門外喧爭久之呼問闔者曰有一秀才欲請謁辭以有客不肯去因命之進則刺字書云臨江軍進士王欽若旣入無冠頭巾皂衫黃帶雀躍嘶聲而結喉鄙狀可掬錢意甚輕之術士一見不復顧錢

側坐向王咨嗟不已少頃王辭術士不揖錢寒衣從之錢大駭使人呼術者詰之乃曰斯人大富貴人也名位壽考無不極但無嗣當以外姓爲嗣旣卒真廟俾其壻張環主祀

李舜舉在官省言行有常神宗嘗躡之一日謂曰爾養取一子服事舜舉敬謹之夕又喻旨唯如前近年又喻旨舜舉謝曰臣唯有一子待與陛下監稅張璞者幽人少屢盜其丘之役應募坎窟得官後爲正使帶親御器械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被重疾忽

叩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蛻殼如蟬竟
三年亦不葬遂死不歲餘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
抵罪世謂不葬之罪最有徵驗

王欽若罷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楊大年不
作詩於上前真宗遣近侍諭旨作詩大年竟不作
錢明逸每宿戒必詰其謁者曰是喫酒是筵席筵席
客無數一巡酒一味食也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
數斗甕盞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
談恐多酒氣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問其旨否

徃徃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
始可謂之酒徒其視揖讓飲酒如牢獄中

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鼈飲鶴飲
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
囚飲者露頭圍坐鼈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
出飲畢復縮之鶴飲者一盃復登樹下再飲耳

慈恩與含元殿正相直其來以高宗每天陰則兩手
心痛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因鍼而差遂造
寺建塔欲朝坐相向耳始置十層減爲七層所

以盧照隣詩云十層碧瓦搖虛空四十門開面面
風夫高宗知母之誠篤哉而報母之恩何其薄也
同州北境良輔鎮卽唐鄭魏公莊也田邑極彫弊不
蔽風雨嘉祐中求唐賢之後有道嚴者中人驩然
相率出城看夜义旣至野次見之如人形狀正如
圖畫髮朱皮如螺蚌腰著豹皮禪觀者略數千人
常以大樹庇身累日乃不復見又瀧州吳山縣漢
高村關中李氏所居一日大雨有物墮庭中如馬
臺狀乃一皮幞頭也垢膩寸餘蛇蝎出入臭聞十

餘步李氏子欲然之長老曰不可然雷鳴不去在
屋上文餘觀者不少衆觀之少間黑雲如墨下庭
中遂失去

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子瞻和詩罔不及其
後劉貢父於僧寺閒話子瞻乃造語有一舉子與
同里子弟相得甚懽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
出外縣久之復歸詰其端乃曰某不幸典著賊贓
暫出回避一日舉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
日爲府中追去未幾復出詰其由曰某不幸和著

賊詩子瞻亦不能喜慍

古盥鳳翔府麟遊縣每令長上事必作招板舞其節
奏與諸處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宮本山縣無妓子
但止以手分書耳

堯之治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歐陽文忠公序唐
曆志以無補於人倫

翁肅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席代
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
曰這箇使不得

張安道晚年病目家厚資南京庫帑不迨也常閉目
使人運籌一筭差必能擿之庫物精麗分毫不謬
嘗見呂相簡與一隣縣官託買酒云今爲親將至專
致錢一千託沽酒又於後批切不得令廳下人送
來納錢二百煩雇一人擔來

吾家舊畜鏡傳爲楊妃故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
古有銘其略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灑
則常端聖 字名少空有並后之象明皇八月五
日生也始置誕節名千秋 鎮進鏡若紫絲承露

囊此幾是耶

郭詎性善謔攻詞曲以選人入市易務不數年至中行元祐初釐校市易復以爲承議郎親知每見之必詰問所因郭詞喫不能答作何傳詠甘草以見意云大官無悶剛被傍人競來相問又難爲

敷陳且祇將甘草論朴消大戟并銀粉疏風緊耳草閒相混及至下來轉殺他人爾甘草有一分在京朝官四年磨勘元無著令熙寧中審官變行之至今以爲常格

武襄西河書左也逋罪入京竄名赤籍以三班差使殿侍出爲清澗城指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鄜延科閱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卽至每供事兩手如玉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然又延之於范公遂成名

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香爐寘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竊取之遂大喧教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層

躬率十緡日修供具不日成之既而下瞰幽級如指諸掌

熙寧中余知寧州襄樂縣排架閣以周祖廣順中平兗州慕容彥超露布爲祖潭州架閣以建隆四年求遺書詔爲祖

周世祖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盡處爲城也

郭祖受命討守真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真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

守真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相也守真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旣嬰城無砲材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砲材也守真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旣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爲符后

郭祖宿師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爲逆者固守乃失言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曰若然恐愈固矣弟告之曰非守真者餘皆免一日城開乃卽其地爲曾叔寺

太祖微時多游關中雖甚窘之未嘗干投人或周之必擇而後納有伯錢之餘必有與人人頗異之長武城寺僧嚴者常周之往來無倦陰異其骨氣使工人貌之今置神御過者朝謁其繪事本褐衫青巾據地六博後易靴袍矣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色慍范質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沾醉

自唐末五代每至傳禪部下分擾剽劫莫能禁止謂之靖市雖至王公不免剽劫太祖陳橋之變即與衆誓約不得驚動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靈長之祐良以此乎

太祖北征群公祖道於芳林園既授綬承旨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難爲揖酌也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云太祖朝進講爲難每遇疑義必面加詰難往反久之

爾後累朝但端默諦聽得有商確仁宗尤所耽味
日昃不倦每及祖宗彛訓及二典政實必拱手
加肅敬

神廟博涉多識聞一該十每發疑難迥出衆人意表
故講官每以進講爲難退而相語曰今日又言行
過也黃履蘇子由以手捫其腹曰予腹每趨講
未嘗不汗出也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
唐募軍有翹門負之格取其關持其末五舉爲

合格

太祖射使搦折弓弋絕力斷弦踏翻地面射倒箭梁
王德用射訣鋪前脚坐後脚兩手要停不須高弋裡
絃外覩帖子急拽後手託弓梢劉昌祚云某把弓
萬事皆忘是亦不可分其志也

祖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還師駐驛真定潭園有兩朝
行宮歲謹繕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累有旨批
排二年裁畢四庫而已潭園方廣六里有畸亭榭
皆王氏父子所輯宮後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

羝之所也

神宗於崇政殿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親製庫銘其略曰昔在前朝獫狁孔熾嗟予小子其承云諸分置作院

河北設五都倉講好高麗良以此也然功未絕而上賓是天未欲燕薊之民歸中國乎

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狀事之儀至今樞司以匣藏之也

慶曆康定以前朝士不披毛涼衫公服重戴而已冬月或披毛衫而得寒疾今則無問寒暑雖六軍衛士重戴披衫與士大夫錯雜路衝無別雖曰涼衫實熱衫也

杜常昭憲太后之族子也神宗聞憲之門有登甲科者深喜之有旨上殿翌日喻執政曰杜常第四人及第卻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太祖常謂陶穀一雙鬼眼

太祖深鑒唐末五代藩鎮跋扈卽位盡收諸鎮之兵列之畿甸節鎮惟置州事以時更代至今百四十

年四方無吠犬之警可謂不世之功矣或云陳希夷之策

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趙嘏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按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綴行之士又武元衡遇盜之事是時晉公同行並轡趨朝史載羶帽雖傷不害以馬逸得脫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也

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修唯唐書卒業所費緡錢十萬有奇既進御翌日有舊唐書不得毀久之諭執政云當時何不令歐陽修爲之魏公對曰修分作帝紀表志既退語曰爾應其父病也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逵者携一子方孩饑凍不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彥博守汀州以贓敗杖舂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冠未知彭年之爲人獨念祖爲執政而孫已若是耶既而見劉貢父盡得彭行事所謂九尾野狐者

乃知天之報也不差後達困甚與其弟歸發彭年
冢取金帶分貨抵罪云

王君貺拜三 二十有七歲矣自爾居洛起 至八
十歲位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
舍早世唯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未完
亟壞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定居之紹定
本始姑蘇人富家又無子

范祥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二百二十萬末年
一百六十五萬以謂抄鹽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
取之則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不專為以抄
請鹽兼為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為
重載易之為抄則數幅紙耳於是禁絕鹽法邊置
折博務張官置吏買到錢充折斛斗糶客得錢不
能置遠必來買抄是用邊糶不置抄法通行建至
熙寧邊事稍勤用抄日增元豐初年賑饑亦用自
爾軍須國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於金部歲
出見錢三千萬貫買抄以摧見錢不繼抄法股削
冶鹽水泔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時人事符會如此

良可歎息

有唐茶品以易美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爲餅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珎尚鑒別亦過古先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爲小團其品迥加於大團賜兩府然止於一觔唯

上大齊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折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故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錄或以大團問者輒方剖寸以供佛供仙家廟已而奉親并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予元祐中詳定殿試是年秋爲制舉考第官各蒙賜三餅然親知誅責殆將不勝宣仁一日嘆曰指揮建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

了生得甚好意智熙寧中蘇子容使虜姚麟為副
曰盍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儔敢
與虜人未幾有貴公子使虜廣貯團茶自爾虜人
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
一疋此以一羅酬四團少不滿則形言語近有貴
貂邊以大團為常供密雲為好茶

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又
無甚異唯求之歟抑與之歟

古今事有符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橫烹鄒生耿弇
破張步殺伏隆曹丕甄后周世宗符后死諸葛走
生仲達死姚崇算生張說張德輿褚裴晉公與皇
祐中言者摘王德用夏人殺楊挺與孫臏斬龐涓
皆同

魏嚴唐魏鄭公商孫也曾拜國子四門助教熙寧末
予過其門見嚴年可六十許語言成理出鄭公畫
像乃近年筆多為俗人書題唐之譜牒詔誥無一
存者乃曰為官員持去盡矣唯有周特登城縣帖
判狀輩數種有免車牛狀縣判云魏公唐室勳賢

名傳青史既是簪纓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特免今之縣令敢爾乎

凡自岷州趨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夫山中入棧路或百十步復出略崖嶽崮不可乘騎必步至臨江寨得白江至階州須七八日其所經皆使傳所不可行放之山水秀絕天下無有也臨江之上處當大山中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無際出衆山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有獅子人常見之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記無憂城東北望隴山積雪如玉也

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間召草澤始用鍼自腦後刺入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翌日聖體良已自爾以其穴目爲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卽風府也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蹠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扼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

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踏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涇州東長武城在城濼最為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親征薛舉嘗駐門樓十二間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宗題字尚在也北阻涇水卽高塘二城樓堞爾完

曆日後宮宿相屬相聯本是一甲子以真廟後年五十九嫌於數窮遂演之爲一百二十歲然竟以是年登遐

前漢京師有太廟曰原廟顏師古以原爲重謂京城已有廟而又立爲重至引原蠶之原大抵漢陵皆作原京城在渭浹故謂之原廟

閨隱唐不詳北藥時有詆謬多爲唐人所質人固不知無足恠也

新唐書以淺水原懷中冢爲渾瑊平涼會明所及戰士歛死者平涼雖淺水原三百里無容以數千人遷至三百里謬甚矣懷中冢乃太宗征薛舉戰士也亦有馬處是時天下劔建十昭仁寺宜祿縣乃

其一處中當戰地也蜀人吳縝有新書糾繆
至十二卷

考工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爲周公之文然乎亦
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矣

禹貢曰砥柱析城至於王屋峽府三門是也絕河流
若岩墻然鑿爲三門河經其中東洋如小城狀卽
析城也禹廟在西渾有寺下望砥柱上百步屹然
中流高數百丈尺銘勒其上但取稍平處或險處
互布昌一峰之間其字方可尺餘魏公撰文正字

薛純稷之子也每欲印榻伺天氣晴明先維舟砥
下下梯而陞上數日不可竟俯視洪流足酸目眩
用是難得真本元符中大水懷三門一夕寺廟皆
失略無孑遺銘亦失數十字

虜歲使正旦生辰馳至京見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
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虜帳前見
畢亦密賜羊羝十枚毗黎邦十頭毗黎邦大鼠也
虜中上供佛善糜物如猪獐若以一臠置十觔肉
鼎卽時糜爛臣下不敢畜唯以賜南使紹聖初備

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即縱諸田虜傳大駭亟
求不見乃曰奈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
有一枝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徭唯此採...十數
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某等皆
被責今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直至
還界無日不...也其貴重如此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廟延之從容曰卿與
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啓
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

宮中未幾出知廬州

顏師古註前漢蹴鞠蹴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蹴踏
為戲樂若於氣毬中用物如何勝踢故人亦有謬
作

唐家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穀洛城歲為患攘天津
浸宮闕墊城郭不已本朝無五年不河決而穀洛
之患殊稀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濫為
祥害自祥符至熙寧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墊
公私蕩沒富公晏夫人尚無恙也倉卒以浴桶濟

之而沉水退死者衆多婦人簪珥皆失多有脫腕
之苦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長夏門不及洛
中故有語云長夏門外有莊福善坡頭有宅平日
但知以其形勢耳至此乃知水識不苟云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三司印文尤麤
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開印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
至樊杜數十里間泉石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地
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擬歲時遊
賞諸司唯司農寺山池爲最船惟戶部爲最所以
文字鄙却舟御戶部船也

建中貞元間藩鎮至京師多於旗亭合樂郭汾陽纏
頭綵率千匹教坊梨園小兒所勞各以千計元豐
中劉伯壽謝事後以議樂召至京城已事得請薄
有需賚與唐沈丁竦皆期望日閱於樊樓凡京籍
者率造焉未幾種諤自鄜延陳邊事到闕一日期
集於樊服紫花織成袍令束帶劉沈皆葛巾鶴筆
都人觀者頗塞是日諤揮散亦數千神宗密令

黃門窺之既而諤辭上舉貞元故事勉以渾郭功
名名公獎服希夷先生陳搏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
武當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鍊氣年已七十
餘華陰葺雲臺廢觀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問以
河東征伐搏不答師出果無功居數年見太宗曰
今可以遂克又告以其皇景命策藩侯而令之本
鎮所補治道甚多知人貴賤休咎今有人倫風鑑
行於世後人集先生之言以爲書也

熙寧中有一朝士齊人知定平縣韓子華宜撫經由
恠其縣印漫汗因取觀之宰公遽前曰此卽錐故
非是本縣鑄造子華曰何爲宰因陰指其題刻曰
太平興國二年少府以此知之子華顧幕府曰縣
故正無有是也

本朝草聖少得人知名者蘇舜元舜元之書不迨舜
欽筆簡而意足其子解元豐中爲江東提舉上殿
神宗問頗收卿父書否對曰臣私家有之上曰可
進來解元退追走親知裒得數帖上一閱之內侍

輩取之乃舜元書也上鑒之精妙如此

河中范鼎臣潘佐外孫也有才辯高識能道南朝故事予之尊外祖母溫楊涉之外孫也予兄初遊學溫夫人無恙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日視針指每道唐室故事歷可聽或見予兄服皂衫紗帽謂曰汝爲舉子安得爲此下人之服當爲白紵襪繫裏織帶也或命飲宴燕則以琴自隨此汝外祖出入體也必有倉頭負荷今胡不然脫或侵夜廂巡防衛至所居頰如是乎予兄曰今不鎮了已是幸事

李元則再守長沙裁供備庫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財用農田學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元則一日出令曰將來並納粟米稗草湖湘之農夫以爲扛且未知粟米稗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構致也湘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稗草湖北就南湖致粟米馬秣芟也

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

率禁至屬官亦同唯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筵
於便寢別設留倡徒用小樂號呼達旦或詠東野
三月晦詩云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
又詠中秋詩云莫辭終夕有動是隔年期

趙韓王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荆不設正寢

三間小廳事堂中位七間左右分子舍三間南北
各七位與堂相差每位東西廡鑿二井後園亭榭
制作雄麗見之使人竦然廳事有倚子一隻樸制
古朴保坐分列自韓王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

初見柴荆既而觀堂筵以及後圃晒之曰此老子
終是不純堂中猶有雷時酒如膠漆以水參之芳
烈倍常飲之皆醉初河南府歲課修內木植或不
前俾有司督按乃曰爲趙普修宅買木所分旣而
有旨修趙普宅了上供

長安啓夏門裏道東南亭子今楊六郎園子卽退之
所謂符讀書城南處也樊川花所居焦詠府竹
園皆韓公別業也少東白序都官揮金臺軍別業
老杜所詠處也

王世則長沙人冠歲辭親入南嶽讀書其父遺之
千居數年還家寧親既而出二千封識如故明年
狀元及第

西京留臺李建中博雅多藝其子宗魯善相人一年
春榜之京師命才壻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吏
夫荷布囊從驅驢亦就食於逆旅宗魯一見前揖
寒溫延之共案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將還洛也
宗魯不復之京師與之同歸洛中其父詰之曰今
既得貴壻可復回矣此人生不出選調死封真王

於是壻之乃張堯封也實生溫成皇后天聖中登
進士第終亳州軍事推官後封清河郡王

司馬溫公與龐元魯俱為張存龍圖壻張夫人賢惠
龐穎公帥太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
公與劉夫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
得之凡歲幾朝溫公未嘗眴睽龐劉知之必以主
母在嫌一日召張夫人賞花溫公不出食已具是
婢覩粧就書院供茶溫公怫然曰這下人今日院
君不在宅爾出來此作甚麼明日穎公幕府自司

馬院丞却有祖風謂相如卓氏也縣孫兆曰司

馬院丞可惜不會彈琴却會鼙斯趨聞者大笑

柳王變既以調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王變不能堪

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王變曰祇如相公

亦作曲子公曰作曲子不會道綠線慵拈伴

伊坐柳遂退

唐笏短厚不屈今往往見之王欽臣所執是也西京

任諤所守任圜也賈種民

所守賈耽笏也以其短厚故可以擊人今人之笏

雖有段亦無能為也

房陵有獵人射雉冠一境矢無虛發嘗遇猿凡七十

餘發皆不中猿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

復獵

神宗自隸明川郡王即位熙寧初陞頃川為順昌久

知其軍謬遂陞許州為頃昌府

季布為河東太守帝曰河東吾股肱郡也即今之河

中府以言密隣王室股肱相須今人守太原謝上

表皆引股肱踈矣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

與舉子同遊學文談不悉是非然居楊州凡答親
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
瞻過維楊蘇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
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
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溘
然

具丘之役凡六十日而城下田京爲河北提刑廨舍
在具州方出城而難作其室就乳一家分散巨民
家遺其乳子而去事定還舊居疑塵滿室地上猶

有被蓐覺有物動視之乳子在焉目精炯如以口
左右掠乳收而鞠之今河南李顯妻是也有子登
高科至今無恙

新唐書 最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姦臣亦多
矣所載者才九人可盡信乎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渾咸寧洗足咸寧捧玩
久之王曰何也對曰咸也足亦有之王使跣而視
之哂曰不迨吾謂渾中壽也

或薦王迨於荆公介甫唯唯旣而曰奈竒俊何客不

書地金 卷一
喻或晒曰此介甫諧也王迥字子高有遇仙事六
麼云奇倚俊王家郎也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鉞雜詔數命其二
奉天詔也一曰今賜卿劔一口上至天下至泉將
軍裁之一曰今賜卿筆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
立功將士可隨大小書給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馬
希倩奏來朕今與卿訣矣鉞樂鐸無栢金綵尚存
畫像少年袁生也與蒲中水異侍立綵抱胡須
人袁日善射郝將軍渾咸寧少給事汾陽未嘗憚
勞汾陽在軍中咸寧席未下夜中酒溺器必溫汾
陽問之對曰向峽以請寢汾陽念之此日可教也遂
授以兵法

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
兩爲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大復竇
后指甲痕也進樣時候以甲承之其銅劑後人皆
不能法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
復見矣開元之識已見武德年寶

丞相領京兆辟張先都官通判一日張議事府中再

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語曰本爲辟賢會賢會道
無物似情濃今日却來此事公事

陶隱居註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諒食此物却不知
有羊肉麪也

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已見息二十二人或傳耆開
窻直廡舍先以馬合縱婢隔觀之從而爲之罔不
成孕行已每五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無他

術

仁宗廟有侯傑者踏弩六石拜官世謂侯之六石元

豐團教太保長却爲陳留弩踏六石者不數也七

石以上方着籍弓平射一石七斗爲應格建中靖

國予爲定州各散保州兵士射三石七斗取舍從

容矣循州如人五七斗者

予嘗行瀧外百家鎮温湯卽哥舒別業也寺有小碣
石色藍者大中十四年崇信孫梁記著

天祐元年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貞牒天祐十年
河東不稟宋梁正朔所不得行不爲正統朱梁系
唐史氏之識淺矣

元祐末宣仁聖烈太后上賓遼人遣使弔祭虜使回
至滑州死剗其中央以頭內孔中植其足又取葉
數百披拍遍體以疏別造轂車方能行次年春予
被差報謝入蕃見其轍路深尺餘此蕃國貴人禮
也賤者則燔之以歸耶律之靶尚矣
李譚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殞所以至府宇
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尊卑接武不相辨揮拂不開
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日方散至今岐人
能言之

丁晉公南遷過潭州雲山海會寺供僧致獼猴無數
滿山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詰也

西域之蕃處中國以至夏契丹交馳罔不在鄰郭今
青唐是也貨到每十橐駝稅一如是積六十年寶
貨不貲唯真珠翡翠以櫃金玉犀象埋之土中元
豐末年官軍下青唐皆為兵將所有縣官十不一
二王瞻以馬駝真珠每線長六尺象犀輩為麗重
棄之不取也中途有旨搜檢凡戰兵所挾投之黃
河唯環慶一官露兩袒語曰我殺人得之有死

而已吏不敢問王瞻在房陵賣金皆佛臂腕金不
精土人不售一日出一手斷之納諸煎器鼓橐久
之既出金在掌而手完如故瞻匠大駭而至今呼
瞻為歌利王下書瞻為其孫

彭汝礪饒州人治平狀元熙寧中為江西運判妻竈
氏適有曾氏子監洪州鹽米倉卒於官其妻養明
宋氏有色彭意欲納之而方服未暇也後十二年
竟如初志宋氏有姿色彭委順不暇或曰宋氏中
下間曾歸一朝官而彭不知紹聖中彭典九江病將革

逝命索筆人以為必有偈頌乃曰宿世冤家五年
夫婦從今而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長安今府宇即唐尚書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錄廳
前石幢即郎官題名石也張長史書序筆畫整楷
如張君作字詭恠顛倒不可名狀至為楷法整若
軍陣乃為能事之極無所不可

波唐善詞曲始為楚州職官胡知州楷差打蝗蟲唐
方少年負氣不堪其後作蝗蟲三疊且曰不是這
下輩無禮都緣是我自家遭逢楷大怒科其帶禁

軍隨行坐賊三十年至熙寧魏公劄子特旨改官
辟充大名府簽判作霜飛葉云願早作歸來計之
語介甫大怒矢言曰誰教你及河大決曹村凡豫
事者皆獲免其惟唐衝替久之王廣淵以鄉閭之
素辟涇州簽判作雨中花云有誰念我如今霜鬢
遠赴邊埃廣淵聞之亦怒責歌者唐鬱不自安竟
卒於官先自曲初成識者曰唐不歸矣以其有身
在碧雲西畔情隨隴水東流之語已而果然

元祐末宇文昌齡命稱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价焉張
璪齡樞府難其行璪哀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
甚渥比虜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生無
忌冒齡戒之不納既至虜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
從者無供璪怒罵不足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
日一行人病之既而三病三愈竟不復命登對進
前上面哂之退語近臣曰張璪生還奈何詣政堂
諸公大笑昌齡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
些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睥睨阿翁割
地又却來也

文德殿祖廟儀鸞司於蕭屏上以皮條繫一牌上刻
行室二字余曰天子正衙而謂之行室社絃大卿
回此有司之失也命作銜在所同行曰本事見他
社出自法云凡自外詔京者官既降告付閣門劄
萬本官必曰可依條交割本職公事乘遞馬發來
赴闕子在都司以此白宰相凡州縣監司行遣文
字當著依條令劄坐聖旨是益口曰猶曰依條恐
非也宰執唯唯卽持指揮去二字不期歲久復着
所謂官抑不如曹抑也

韓魏公慶曆初自副樞出知楊州至使相凡十四年
開元禮不著凶禮以爲預凶事凡朝廷大故倉卒
裁處絕無所考據柳子言之詳矣唐定邊事三十
年國史無一字言之以諱國惡傳燈錄不着二祖
償償宿債此皆切要因緣俗學所諱
熙寧中蕭注上殿神宗曰臣僚中孰貴注曰文彥博
又問其次曰王安石上曰何謂注曰牛形人任重
而道遠上向之旣退語近侍曰兼注衍
許相文節張公嘉祐中長憲臺言事無所避一日神

宗慰之曰卿孤寒凡言照管公再拜對曰臣非孤
寒陛下乃孤寒上曰何也曰臣家有妻孥外有親
戚友朋惟中宮一人而已豈非孤寒上罷入內光
憲覺上色不怡進早膳躊躇光憲啓問上以公語
道之光憲揮灑上亦隨睫自爾立賢之意遂決
州東王文公寢疾真廟屢訪醫者視之仍不得輒歸
如是半年一日王氏以計聞而醫者語人曰半年
斲繫絆與一服藥且大家斲離

前輩雖介胄士有執一不移之節有裴鎮崇班者平
公之後監華州赤水鎮酒段少連領漕事巡過督
其職事命去幞頭既而曰且與幞頭以待再來點
檢裴曰此幞頭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運判既
命去之不敢擅異須候朝廷指揮自爾露頭治事
凡出入見賓客以至迎送露頭穿執者三年朝廷
亦聞之有旨段少連不合去命官巾幞罰食裴即
日復冠人方之貢禹

目錄終

目錄終

卷一

三十九

其...命去...劍...其...命去...劍...其...命去...劍...

